

医生会喜欢上病人或病人家属吗？

那天我查房，一个漂亮女人在旁边强撑着睡意陪女儿输液，她显得疲惫不堪，甚至有些蓬头垢面，但依然让人移不开目光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她女儿冲我眨眼睛，小姑娘竟然还认识我，清脆地叫我，「医生哥哥！」她妈妈一下就全醒了，抬头看见我，忙捋了捋头发，「又麻烦您了！」

这个小患者叫孟小月，前两天我刚给看过病，因为当时多照顾了一些，可能她们母女俩对我印象比较深吧。

「孩子爸爸呢？」问出这句话的一刹那，我就后悔了，这太唐突了。还好，女人没有生气，也可能是没顾上生气，笑了笑说，「啊，他忙。」

「我今天正好夜班，有什么事情，你直接找我就行。」我忙装作平静地对她说。

「哥哥，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？」小姑娘问。

「小月，不要没礼貌。」她妈妈轻声斥责。

「没关系的。可以加呀，小月公主。」我是个儿科医生，知道怎么样让孩子们更喜欢我，更配合治疗。但，我对小月真的多

了一份喜爱吧！小月长得很像她妈妈。

她妈妈无奈地拿出手机，「她哪有什么微信，就加我的吧！如果您方便的话。」

原本镇定自若的我，忽然慌乱起来。拿着手机按了半天，终于把二维码调出来。回到科室，我才发现自己满手都是汗。这时，我收到了一条微信，「苏医生您好，我是孟晓星，谢谢您。」

我不知道怎么回，打了删，删了打。最后还是只回了，「叫我苏原就好，您太客气了。」

我想和她说，以后有任何事情可以随时找我，她一个人看起来不太应付得了。但是，我终究没有鼓起勇气。也对，起码她有个家。不像我，因为想着她，我至今孑然一身。

她没认出我，还是不想认出我，我不知道。孟晓星，是我们大学的校花。

1

当时的她，是全校男生的梦想，可她就好像不知道自己的美貌似的，不怎么打扮，也不怎么和人说话。也有几个胆儿大的表白过，但都被她拒绝了。据说，最扯的一个拒绝理由是，因为彼时她正喜欢京剧，她问人家，你会京胡吗？我希望我的男朋友会京胡。

再后来，传言她喜欢她们班班长，那个只待了一个学期就出国留学的帅帅的男生。他们都说，她不谈恋爱是因为在等班长。

我远远地看着她，看了四年。直到毕业晚会时，我是主持人，而她代表她们班唱一首歌，我们终于算有了交集。庆功宴上，我壮着胆子叫她出来，拿了一小束花给她，我说你唱得真好，同学们都说，我和你们班长有点像呢，嘿嘿……

我觉得我大概是个傻子，可能没人像我这么表白。她就像，那天我问她孩子爸爸时一样，冲我笑了笑。她说，「谢谢你，但是，我喜欢班长那个传言，是假的。」然后，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。而花，一直在我手上。

所以，装作不认识她，或许是我现在最好的选择。

十年了，我居然还像当年一样，见到她就会紧张，要到联系方式就会手心出汗。一分钟都等不了的，就想去翻翻她的朋友圈，可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写着「朋友仅展示最近一个月的朋友圈」。

我可真是痴心妄想啊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她女儿都这么大了。

2

人年轻的时候，果然不能干蠢事。我面前的状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这个城市很大，大到好朋友彼此见一面都难。这个城市有时候又很小，小到我竟然可以在家附近的咖啡厅遇到孟晓星和她女

儿。

「医生哥哥！」我一进门就听见有个小女孩在喊我。

转进来一看，孟晓星和小月对面还坐了一名女士。

「欢欢，这就是前两天帮了我们忙的医生。苏医生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顾言欢。啊，也是小月的干妈。」孟晓星为我们做介绍。

「您好，叫我苏原就好。」

「苏原？」顾言欢很困扰地看着我，「可不可以冒昧问一下，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」

「啊，南方大学。」我说完就心里一惊。

果然，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

顾言欢热烈地拽着孟晓星对我说，「苏原！我就说怎么这么面熟，你就是我们那届毕业晚会的主持人吧。医学院的苏原，当时也是咱们这届的四大帅哥之一呢，晓星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他你都不认识。」

我现在可以确定，孟晓星在之前是真的没有认出我。因为她听完之后，看了我一眼，迟疑地说，「你就是当时的主持人？」她或许会忘了我，但在毕业晚会的庆功宴上，有个沙雕主持人和她表白的事，恐怕是很难忘记。

我尴尬极了，正在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。听到顾言欢又当头一棒地问，「不对啊，苏大帅哥，晓星没认出你，你也认不出晓星吗？当年咱们那届，还有男生不知道晓星？」

孟晓星拽了拽她，「苏医生，对不起啊，我朋友就是这样口无遮拦的。你是来等朋友的吧？我们坐坐就走了，你忙你的。」

「啊，好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小月，再见。」我点点头，和小公主打了招呼之后，舒了一口气。

远远地，我还听见顾言欢在抱怨，「你干嘛说我口无遮拦，本来就应该都认识你啊。」

孟晓星很体贴，我知道她是怕我尴尬。当年的她，也很体贴。我那个愚蠢的表白，她连大学时的好朋友都没告诉。也可能是，根本觉得不值一提。

她对我，一直很礼貌、很温和，也很……疏离。

没想过能再见到她，但能看到她过得不错。这样……也很好。

我并不是故意打扰她的生活，我只是刚好有几张赠票。

「你问下小月想不想看儿童剧，木偶剧院的票，听说还不错。」

没想到手机一下就被小月抢走了。

「小月想看，医生哥哥可不可以一起看？」

「嗯，小月别叫哥哥了，还是叫叔叔吧。」

她妈妈已经知道了我是她大学同学，再让孩子叫哥哥太不要脸了。

「那你就一起去吧。」孟晓星说。

我的心是狂喜的，这种狂喜我要用很强的自制力，才能不表现出来。

「方便吗？」我问。

「没有什么不方便。」她又逸出了那抹令我着迷的浅淡的笑。

那天风和日丽的，我开着车，哼着歌去接她们。

她穿着一袭红色的裙子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小家伙则酷酷的，不若一般的小女生，居然穿了一身黑。

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，回到家时，都快晚上十一点了。我觉得我很多年没有这么快乐了。

说起来，当年也只是四年的暗恋和一次不成器的表白而已，早该当作青春的往事，让它都随风了。可是我，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，又玩命地工作了好几年，依然满心还是她。我早就想好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干干净净，也没什么不好。那么，能幸运地拥有有一点点与她的回忆，于我而言，真的很珍贵。

那天，我们看完儿童剧，又去逛街。逛街时，小月和晓星要吃冰淇淋，但是好多口味都想吃，不知道怎么选择，于是，我

说，你们随便选，吃不掉的我来解决。晚上风凉，晓星的外套给了女儿，我的外套给了她。这些事，如果没有小月，我是想都不敢想的。但是，是孩子缠着我陪她们，我就可以麻痹自己，忘了她有另一半的事实。

回到自己家，看到一室的冷清，我脑子里忽然闪出一句仙女风的台词：魔法消失了。我知道，我心里的欲望根本填不满，我想和她分食那碗冰激凌，我想会从身后抱住她，用身体替她挡风。我知道，我下流，我龌龊，可我……也真的拿自己没办法。

3

「她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吗？」我看着小月，心里黯然神伤地想。

这女人，这个叫孟晓星的女人，居然把孩子丢给我顾。不过，这也代表，我们已经很熟了吧？

自从那次看了舞台剧后，三五不时的，小月就会给我拨微信电话，问我有没有空带她和妈妈玩。我当然是欣然应允。

可是，这次小月说想我了，她却只是把孩子送来。上次也是。上上次也是。我有点慌了。是不是我的心事没藏好，让她察觉了？

我只是想帮她，并不是真的要做第三者……她总是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很辛苦。而孩子对另外一个男性这么依赖，平时也从来不提父亲。那至少代表，那个男人不是太合格吧。可我很懦

弱。孩子的爸爸呢？这句话我从不问。我怕我一旦开口了，我的美梦就醒了。

「妈妈为什么不再和你一起来了？」我问小月，「她是不是不想看见叔叔？」

「不是啦，她是怕叔叔你不方便呢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就上次来，有护士阿姨来给你送东西。妈妈觉得，那个阿姨和你很般配。」

这孩子真是早熟，还是现在的孩子都早熟？

「本来，连我都不能来找你了。我在家又哭又闹的，妈妈才让我来和你玩。可是，我觉得，妈妈是喜欢你的。」

我本来听得哭笑不得，虽然我一直很招小孩喜欢，也没想到值得小姑娘这样。然后，她说什么？！

「小孩子不要瞎说！」我仿佛听见了自己如雷般的心跳。

「是真的，妈妈很少穿有颜色的衣服。我们家不是黑就是白，你看我。」小姑娘瘪瘪嘴。

我一看，可不是，又是一身黑白条纹。

「可是，妈妈每次见你都是红裙子或者花裙子啊，你都没有发现吗？」

我觉得我有点站不住了。理智告诉我，那只是个巧合，说不定是工作日穿得素，休息日想换换心情呢。可我的感情已经像咆哮的河水，决堤而下。

带着小月玩了一天，她累得在我肩上睡着了。怕打电话叫她妈妈下来把她吵醒，我只好抱着她，准备把她直接送到她的小床上。

对，这是借口。因为，无论如何，她睡前一定要刷牙的。

我只是，因为小月的童言童语，没办法再忍耐了。我必须得见见小月的父亲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。

孟晓星看到我很惊讶，但也礼貌地把我让进了屋里。

这个家，看起来不像有男性生活的样子。可是照片墙上，有一张孟晓星和她们班长很亲密的照片。看照片上他们的样子，应该还是上学时候拍的。我的心就这么浮浮沉沉，没个着落。

我神思恍惚地和孟晓星一起把小月安顿好，刚要和她讨杯水喝，就听见了她说谢谢和送客。

「你真的就这么不想看见我？」我还是问了。或者说，一旦面对她，我就丧失了所有的语言技巧。

「你应该明白，你想要的我没办法给。所以，让给得起的人去给，不好吗？」

我愕然地看着她。她，果然发现了吗？也是，我对她那么深的倾慕怎么掩饰得了。

我狼狈极了，我简直想马上落荒而逃。可是，我还是厚着脸皮，刨根问底了。

「可小月的爸爸对你好吗？疼你吗？为什么他从来不出现？」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嘶哑起来了。我居然问出这种自取其辱、自断生路的问题。

我想，如果孟晓星马上给我一巴掌，我也不会惊讶。

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学不会怎么表白。

「他死了。」孟晓星平静地说。

我傻了……

怪不得这屋子里没有男性存在的痕迹，怪不得也看不见结婚照，只有两个人年少时的一张旧照。她是想忘记，又舍不得吧。

「对不起……」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。

早知道，她们是孤儿寡母，我不应该有所保留，应该再多关心她一点的。

十年了，我虽然表白没有长进，但是我胆子大了一点点。我终于做了我一直想做的事，我抱住了她。这一刻，我竟然神奇地没有欲望，我只是想收容她的伤悲和辛劳。我想，为她再筑一座巢。

「既然这样，我可以追你吗？你一时还忘不掉他也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」我抱着她，她没有推开我。于是，我终于有勇气问她这句话。

「我不是……」她着急地想反驳。

「嘘……那就不忘掉他，怎样都好。不要说什么你给不起的话，你只要允许我现在照顾你们母女俩就可以，我不求你最后一定选择我。好吗？」

「你为什么？」

「哪有什么为什么，我喜欢你 14 年了……」

然后，我在完全不真实的感觉中，发现自己被强吻了……

4

我看着她们班长年少的样子，发现和自己长得真的很像。这就是原因吧，她为什么喜欢我。为什么，这一次，我竟然这么容易就和孟晓星在一起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，是替身又如何呢？只要我愿意。

我精心呵护我们的感情，像获得了珍稀珍宝一样，竭尽所能地对她们母女俩好，让她们生活得更舒适一点。就这样，我们竟也在一起一年多了。

「我其实，那天听到你妈妈和你打电话了，又在催你谈恋爱吧？」

这天，我们依偎在沙发里。我喜欢把玩她的头发，又细又软又香。我很幸福，但我也时常在这样的幸福里心痛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哪怕是温存过后，她也喜欢让我转过去，从背后抱着我。难道是，我的脸还不够像吗？

「苏原？苏原！」

「啊？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我听见你妈妈催你谈恋爱了，我带个女儿，是不是让你为难了。」

「胡说！我是怕，太早把你带回去，你不愿意。那，你愿意跟我回家吃个饭吗？我知道，按理说，应该我先去你家，但是你家不在本地。所以……」

我的絮叨惹恼了我的女神，拉下我乱亲一通。我没想到孟晓星这么冷的性子，谈起恋爱来居然这么热情。我有时候，幸福得晕眩。

「晓星，你这样，我会忍不住……」

「没让你忍啊！小月睡熟了。」

既然这样，我就准备这个周末，带晓星和小月回家吃饭了。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人受一点委屈。我告诉了爸妈，我是如何从年少时就喜欢她。除了孟晓星，我这辈子不会娶别的女人。

那天进门后，我看见我爸打量晓星。我知道，以晓星的美貌，很值得好好打量。可是，哪怕这个人是我爸，我也别扭。

「爸，人家刚进门，您别这么没完没了的看。」

然后，晓星就捏我。好吧，我还是乖一点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，我还以为没有女人能镇得住你。」

「爸！」

「本来就是，有什么怕人说的。他小时候啊，可不听话了。」
我妈也加入了调侃我的队伍。

「苏原小时候很不听话吗？」显然，我的女人不这么认为。

我爸想了想说，「应该说，只要他想做的事，完全听不进别人说的吧。家里人，其实都不愿意他学医，他爷爷就是医生，我们都觉得医生太辛苦了。还有，他前两年说，要自己一个人过一辈子，我们也觉得，没人能劝动他。」

「为什么要说那种话？」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晓星问我。

「什么话？」

「终身不娶什么的，因为我？你要是没再遇到我呢？」我又在她眼底看到了亏欠。

这种情绪，我时常可以从她的眼中看到。而且，每次这种时候，晓星都会主动要求和我做爱。

果然，她伏在我耳边说，「今天晚上回去，我们试试……」

「晓星，你不必……」我想说，你不必因为把我当替身而觉得亏欠，我知道你也对我有很深的感情，况且小月那么喜欢我。偶尔，看着我的脸，想想原来的那个人，没关系的，真的没关系的。

「你不想啊？」晓星挑眉看我。

「当然想。」我笑了，这种甜汤里的一点点苦，我受得住。

我们的进展很顺利。很快，趁着她妈妈来看她，我也见过了阿姨。

我们都三十多岁了，也差不多可以定下来了。我偷偷去买了戒指，但还没想好怎么送给她。我想要么就等她生日，找个饭店包厢，好好布置一番，叫上她的好朋友顾言欢，带着小月一起给她庆祝生日。她性子冷，叫太多人来，她一定会尴尬，也会不开心。

距离她生日还有一个月，我每天都在期待着。而且，我已经忍不住告诉了顾言欢，被顾言欢狠狠嘲笑了一番，嫌弃我动作慢，说居然 10 多年才追到。希望她这个口无遮拦的性子，别和晓星说漏了才好。

5

这一个月，我越来越快乐，尽管有点紧张，但我相信，我和晓星对我们的未来已经有共识。我脚步轻快地去接晓星下班，想着后天就是她生日了，想着想着，就自己傻笑起来。饭店的包厢怎么布置，我和顾言欢反复推敲，已经全部策划好了。

快到晓星公司楼下时，远远地看到她在和一位男士说话，很开心的样子。我刚要上去打招呼，那个男生一转头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不是别人，正是她们班长。

我跑了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。

「晓星，我今天有点事情，你自己回家可以吗？小月还在她干妈家。嗯。再见。」

我打完这通电话，就在街上游荡。

我的美梦还是醒了吗？爸爸死了这种话，只有我会当真吧。晓星从来没有流露出过悲伤的情绪。我们在一起一年多，也从没听说哪天是她前夫的忌日，清明节也不见她带女儿去扫墓。这么多蛛丝马迹，我却从来没有多想过。这一年多，我就像一台过热的电脑，很多程序都被烧坏了。

看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应该是尽释前嫌了吧。

我去喝了一点酒，然后继续在街上游荡。我知道，酒不能解决问题。

我和晓星在一起一年多了，小月那么喜欢我，我是不是也许有一点胜算呢？可是，孩子的感情不能被当作筹码，而且，血浓于水啊。

无论如何，我要先回家。只要晓星没有开口，我就不走。

但是，或许我的好运在这一年多里都用光了。我居然，那么巧地又在家里楼下，看到了她们班长送她回来。他们拥抱，依依

惜别。晓星上楼了，而我蹲在楼下的树丛边，被蚊子围攻。

当我终于下定决心上楼的时候，心上就像有一块大石头。我不知道，推开这扇门，我要面对什么。

「怎么这么晚？」晓星居然还没睡，靠在沙发上等我。她的语气还是一如往昔地温柔。「喝酒了啊？喝得多不多？我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」

我一把抱住了她。

「怎么了？苏原，你轻点。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」晓星察觉了我的异常，语气透着焦急。

「我们做吧。」

「好。」她轻轻笑了，「我还以为怎么了，你先去洗澡。」

最后，她失控地抓伤了我，而且还哭了。

我知道，我过火了。可是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抱她了。

我捧着她的脸，怜惜地吻她唇边的泪，心口像有细针，泛着密密麻麻的疼意。这样的温存，我还可以继续拥有吗？

「你今天怎么了？」晓星困惑地问我。

她一向敏感，我幽微的情绪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可我现在不想说，就让我再沉溺一夜。

「苏原，有什么要和我说啊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你这样，我会担心。」

她还会担心我，像过去一样地搂抱我，那是不是说，虽然孩子的爸爸回来了，但爱人还是我呢？我庆幸有黑夜的庇护，不然，三十几岁的男人了，落泪未免太难看。

日上三竿，我醒过来，床上只剩我一人。我有一瞬间的迷茫，然后，我跳下床冲出房门——她在做早午餐。我还以为，她走了。

我怔怔地看着那道温暖的背影，突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

「发什么呆呢？你应该……饿了吧？毕竟——消耗那么大。」她轻笑道。

她没有走，眼神温和如常，甚至调侃我。那么，她其实真的没有想和我分开吗？

她安静地煮咖啡的样子好美。知道我夏天嗜冷，她还会提前冻好冰块帮我放进咖啡里。

「对了，苏原，明天我生日，我想再邀请一个人，你不介意吧。」

「谁啊？你除了顾言欢还有别的朋友？」我漫不经心地随口问着。

「就你也知道的，大学时候，我们班班长嘛。他从国外回来了。」

在温暖中被冻伤是什么感受呢？她为什么可以一边为我张罗餐食，一边说着凌迟我的话。这咖啡太冷也太苦了。孟晓星，你要对我这么狠吗？

「好。」我始终低着头，我没有勇气再看她。

6

「苏原，你人呢？」

「是你求婚！你让我一个人布置场地，我特别好用是吧？」

「苏原，你不会真的不来吧。」

.....

顾言欢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，语音留言了几十条。

从一开始问我怎么了，到最后暴跳如雷地问我是不是把她当免费劳动力。

我忍无可忍地关了机，直到晓星的生日都过去了，也没有再开机。

有孩子的爸爸，有最好的闺蜜。这样的生日已经够完美了吧。我去做什么呢？

我也是时候去她家里把我的东西都拿回来，抹去我的痕迹。一年多，也够了，不能要更多了，我会好好存着这些回忆，度过这一生。我不会，再有别人。

「苏原！」我被甩了一巴掌，「你他妈去哪儿了？」

「你知不知道我都要报警了，欢欢说你本来是要和我求婚的，却忽然联系不上了。」

这确实是我疏忽了，不过去也应该说一声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她气得打我胸口，「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！」说着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然后，又忽然站起来，冲我张开手，「戒指呢？不要管什么生日不生日了，快给我戴上。」

「对不起，我应该说一声，可是，你不是要和我分手吗？」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连牙都跟着一起疼了。

「什么？」孟晓星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一样看着我。

「小月的爸爸不是回来了？」我忍着疼又重复了一遍。

「爸爸？什么爸爸？」

「就你们班长，我看到他送你回来。你们……」

我又被甩了一巴掌，比上一次还重。「混蛋！你是觉得我出轨？」

「难道他不是小月的爸爸？难道你不是因为我和他长得像才——」

孟晓星先是困惑，然后忽然了然地看着我。「所以，你以为我把你当什么？」

「当什么都可以。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还舍不得我，我……我可以随叫随到。」我是真的这么想，第三者什么的，只要她不介意，我都不在乎。

「你他妈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。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我做了什么，让你觉得我是这种人？！」孟晓星飙了今天第二次脏话，而且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
「谁跟你说班长是小月的爸爸，他是我表哥！」

我……

但我来不及问清楚这件事，因为晓星忽然腹部绞痛，我们赶紧去了医院。

在医院，我接到顾言欢的电话，得知我已经不是失踪人口终于松了口气。然后，又被我叫来了医院。顾言欢，是个特别好的朋友，虽然说话直，但是人很豪气，又对朋友好。现在这个场面，我只能厚着脸皮叫她来。

「我是欠你们两口子的吗？」顾言欢从病房出来，底气很足，看起来要骂我很久。

「我……我能见她吗？」

顾言欢斜眼看我，「她不见你。」

「我知道我搞了大乌龙。我……」

「哎，苏原，你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！孩子的爸爸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还自己和他长得像，你是不是把自己感动得够呛啊！」

「我不是……」我懊恼极了。可现在当务之急是，晓星怀孕了。

「那个，你可不可以跟她说，戒指我一直带在身上，虽然医院里不是很合适，但是如果她不介意的话，我想马上求婚。那个，毕竟我们能等，孩子也等不了。」

「苏原，我真怀疑你算计她，好好地，那么赶进度干什么，过两年二人世界不好吗？」

「反正本来也有小月了……」我小声嘟囔，不敢让顾言欢听见。

……

顾言欢再次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，对我说，「她让你有多远滚多远。但我觉得，她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还是觉得自己是替身的话，就滚。小月舞蹈课要下了，我去接她了，你们慢聊，再聊崩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」

7

我推门进去，看到晓星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我心疼极了。

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脑子有坑。以后我会对你好，也会对小月好，再也不瞎想了。戒指我一直带在身上……晓星，你说句话。」我语无伦次，焦急地碰了碰她。

「你问吧，心里有什么疙瘩都问出来。」晓星睁开眼睛，眼神里都是澄澈和勇敢。

「没有了，都不重要，是我不自信，还揣测你。你生气是应该的。」

「那我来说吧，这些事我不愿意主动说，是我的问题。但你问过的，我没骗过你。小月的爸爸确实死了，小月是我领养的孩子。」

「啊……」

「小月的爸爸叫孟涛，是我一个远房亲戚。中学还没毕业就抽烟、打架、谈恋爱，偷偷开了大人的车出去，车祸，没了。人没了半年，一个女孩子抱着个婴儿找上门，说是孟涛的孩子。那个姑娘没说谎，亲子鉴定做了的。那姑娘才 17 岁，应该就是胡闹有的孩子吧，说养不起。可孟涛一走，他妈妈也急病了，没拖两个月也走了。只剩孟涛爸爸，看是个女娃，不要。」

「我见着小月的时候，她都快三岁了，没人疼没人爱的。我是真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，尤其是男人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知道我根本就不想结婚。所以，我说要领养小月的时候，她也不反对，还觉得我未来有了依靠。」

我递了杯水给晓星。我知道，这些事，晓星不愿意说，一方面是性子使然，一方面她是在保护小月。我对她给我的信任，充满了感激。

「那小月知道自己不是你亲生的吗？」三岁，未必什么都不记得啊。

「我觉得她知道，这孩子特别聪明，当初好多人劝我，小流氓和小太妹生不出好孩子。我不信，我的小月是最好的。她可能比我还更早知道，我喜欢你。」

我脸红了，晓星虽然在亲密关系上很热情，但其实她很少说喜欢和爱。

「嗯。我们的小月是最好的。」

「对了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以后跟谁都不要提这件事，包括欢欢。」

「啊？顾言欢也不知道？」我惊诧极了，晓星可以说就这一个朋友。

「就，我毕业本来回老家工作了呀，跟同学们都没有联系。后来就领养了小月，我觉得亲戚们人多嘴杂，家里的教育也不太行，就带着小月回来了。我说小月的爸爸死了，欢欢再没问过什么，就是闷头帮我，疼小月。我觉得，我这一生，有你，有欢欢就足够了。」

孟晓星的表白又这么猝不及防地来了，我脸很红，心很满。

「嗯。有你，有小月，再加上你肚子里的小家伙，我们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。以后小月就是咱们全家的小公主，那些不想要她的人也不配拥有她。」

「我答应了吗？就一家人？谁跟你一家人，不是玩替身梗玩得欢吗你？」晓星瞪我。

「那天，小月可问我了，可不可以叫我爸爸？」嗯，我最后还是利用了小月……

「切……」晓星笑笑地冲我伸出了手，我赶紧拿出戒指，单膝跪在病床前，郑重地为她戴上。

良久，晓星问我，「对了，苏原，我虽然不记得你的名字，也不太记得你的长相。但是，你那个可爱的表白，我当时还挺受用的。你当初，为什么没有追上来？」

原来，真的是我太笨了。

「啊……我……去学京胡了，真的，我现在拉得还行……」

我听到我的女神爽朗地笑了，我是可以带给她幸福的男人吧。

文\满一